

不適之適：布雷特·艾利斯《美國殺人魔》的淺/潛能身體穿刺切解儀式

林嘉鴻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美國殺人魔》主角派崔克·貝特曼透過肉體與社經優越的身體進行多次多元地摧毀弱下的身體。透過殺戮身體尋找意義，却只能不斷停在身體的表層，重複無意義的重複。貝特曼每日美化與鍛鍊自身表象的身體，對於住所、服裝、名片等等消費與身份象徵進行觀注地描述，保養的強健肌體與美膚，加上極適於金融生存的背景與能力，穿刺的不只是商界敵手，亦穿刺他認為低下無能者的血肉之軀。不同於純自戀與信仰自我的怪物謀殺者，貝特曼無法從其殺戮中體現令他有感的意義。多次對於其殺戮形式進行殘酷改造，加入虐待、穿刺、食人、姦殺、切割等等元素，彷彿使用不同身體穿越組合來尋找存有的潛在可能性。根據康德美學現代的轉譯，美感愉悅在於穿越疆界的想像力與尋找意義的理解力互相掙扎對話過程中產生。本文將專注處理《美國殺人魔》貝特曼身體穿刺的類美學尋索，分析不斷刺探切割肉體尋找卻又重複地遭遇無限表層的顯露，意義的可能性持續隱避，逾越之能力仍無止饑渴地進行穿刺拉扯、重複美學的過程，但愉悅只剩極短地執行過程後的完成感。面對摧毀但無感震撼壯美，懺無悔意的懺悔，殺戮無疚亦無懲罰，切開身體皮肉却是不見內在潛在的升華洗滌可能，藉此拼湊窺探當代多元無定義殺戮的惡/噁美學儀式。

關鍵字：美國殺人魔、派崔克·貝特曼、康德、身體、美學、殺戮、懺悔、布雷特·伊士頓·艾利斯、犯罪、噁心